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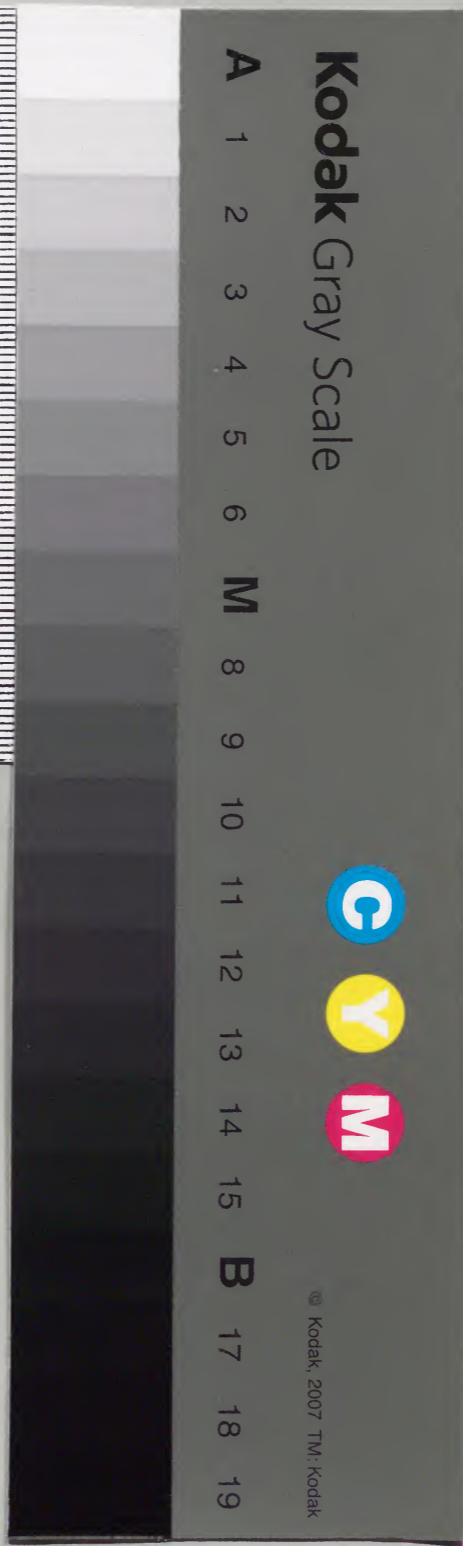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庫文閣内			
三	二		漢
函	冊	號	書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二		漢
函	冊	號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30	
冊數	240 (43)		
函號	282	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漢行傳第十八下

唐章懷太子賢傳第十八下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

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曰平為將絳灌等咸謂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

且所信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巨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

之書法則為罪施之巨德則為功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

帝曰帝曰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曰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也帝曰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如於公

待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魏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後期青怒對薄廣

乃引刃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

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

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巨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參忠正不

之

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傳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見前書

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

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

也

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

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

之貧數欲本業之

欲道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

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欲處三損之

地固讓而不受之

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故衍引以為言也

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

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

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飾躬力行之秋

力行謂盡力行善道

也禮記曰好問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

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

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巨救罪尤書奏猶臣

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巨為夫人之德不

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老子道德經之辭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真玉貌碌碌為人所貴石形落落為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

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

風興雲蒸言相須也東方

朔誠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協韻音花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

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

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趣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

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抄小

之禮蕩佚人間之事

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

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儆之

策時莫能聽用其謀

顧猶及也儆儆卓與貌也

喟然長歎自傷不遭

小官不得舒其所懷

棲遲猶假息也

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

雞豚之息

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入也

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

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與其德為身求者不

能成其功

言不可兼也

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

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涓陵哀帝之崩也管之呂

為園

奉世為右將軍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世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葬也

於是巨

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

太上皇思東歸乃遷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

北下地執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

三晉之路

龍門河所經今絳州縣也三晉謂韓趙魏也

西顧酈部周秦之丘宮觀之墟

酈部二水名周文王

都酈武王都酈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州之地故總言周秦之丘丘亦墟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瑩焉

後秦始有岐州之地故總言周秦之丘丘亦墟也

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瑩焉

舊室而哀歎

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

蒸嘗昭穆無列

田牧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

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

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

八紘

凡文子曰四方曰一曰宇蓋謂篇曰丹輿所屆曰宙

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

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觀其終必原其始故存

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

乃作賦曰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

情昭章玄妙之思也昔辭曰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

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

兮襄回鑄京

好惡之無常

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

異獨耿介而慕古兮

先聖之成論兮

務富貴之樂耽

沮

先聖之成論兮

務富貴之樂耽

沮

沮

沮敗也頹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 遵大敗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窳冥固眾夫之所眩

分孰能觀於無形遵循也此大道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汎兮又曰孔德之容窳冥冥兮其中

物而不容時俗眩于各利孰能觀大象無形哉行勁直官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慙

兮遂定志而弗改離遠也尤過也羌語發聲也言古人有為勁直行而遠尤過者有之欣

吾黨之唐虞兮愍吾昆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巨蕩夫憂心

逝而無由傷已不逢堯舜也堯散也往者不可攀極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

時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齊

也弟陟九峻而臨岷岷兮聽涇渭之波聲北裝音才結反岷音五結反顧鴻

門而歔歔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

誠善之無辜兮齋此心而入冥冥落也吾孤早零即上所謂喪元子者也子既早

冥言死有餘恨也 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餘

殃之有再泐沈瀾而雨集兮氣滂滂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

沈抑而內悲言已往者託二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收之事悔之

所以淚落意沈氣憤心結也 賦太行之巖峩兮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

蕪穢兮恨昭穆之不祭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衍之遠祖馬亭為韓上黨

今潞州上黨縣西衍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通

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與猶待也楚辭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

昔伊尹之于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雷澤公賴虞舜

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

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須以于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臯陶謚帝王

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于河

而不試獨慷慨而遠望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

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

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須以于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臯陶謚帝王

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呂氏春秋曰舜陶于河

而不試獨慷慨而遠望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

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

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須以于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臯陶謚帝王

紳駢賦而求千里行喻已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
憐既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協韻音志
單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

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收功於此路
功業隆入若苟求富貴恐致黜辱故於此路收功也
單賤也阜積也衍賤子貢貨殖慕顏回樂
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祖考

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
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跡
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瀆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
家語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利穀梁傳曰
林屬於山曰麓周禮曰山林動物宜毛殖物宜早淮南子曰汾水濁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
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曰而甘宜
黍稷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四尺至於泉其味鹹宜稻
與麥此嘗水泉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為耜耨木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
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禮曰黃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
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農之子為兒之時其游戲好種樹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
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舉越王句踐若身戮
力竟滅吳報恥既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變姓名適齊為鴟夷
子皮之陶為朱公終
身不述是絕迹也

陟隴山巨隴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
情惆悵而增傷
隴山巨隴通也古字通八荒八方荒遠之地

馮亭之不遂兮慍去疾之遭惑
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遂慍怨也馮去疾為秦丞相胡亥元年用趙高計

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
碣石海中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

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
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屈原云吾將遠逝以自適路修遠以周流之類也

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
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郢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

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為墟
荆州至考烈王為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不祀言皆絕也臧文仲曰咎陶庭堅不祀也

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
紆軫猶盤曲也幅輿猶鬱結也

惟天路之
講聖哲之通論兮心幅憶而紛紜
紛紜猶贅亂也幅音音音通反

同軌兮或帝王之具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
路軌謂則同而帝王政教參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暢貌論語孔子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

疑高陽懸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茲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定也除音它平反憚音它紺反或作恹恹音丑丑加反際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虛暢洞疑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其有謀而疏通故欲與

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
事

歌聲 訊問也敬禹子也尚書曰啟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故啟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鄆縣啟既德薄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頌也易曰德積載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三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詠之也非尋南風之歌也

契與為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 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稷名棄為堯后稷契為堯司徒契十四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

昔二后之純粹 周武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

今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于牧野 二后夏殷周也惜其不能始終純茂

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鄆州功與日月齊光兮名與三王爭流 詔召也亳湯都在京兆杜陵亭呂望周太師翼揚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

白絲知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 淮南子曰楊子見蓬路而哭之為其可

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周唐之盛德兮摺桓

文之誦功 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以聲相求必于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

戰國之遺禍兮憎權臣之擅彊 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涇梁

禽荀息於虞虢 中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伐陳殺

聖今封臧倉之愆知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 鞅劔齊大夫介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鞅劔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

意魯君樂之必息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晉乃令鞅劔以女樂遺魯哀公樂

之公怠于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

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

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

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魏德壽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

後漢二十八下

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摺也誦許也齊桓公晉文公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

論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誦時周衰政亂桓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功也

戰國之遺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涇梁

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皆黜曰

子又春秋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許札于涇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何

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備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備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

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文子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涇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

溫入河爾雅曰梁莫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

大於涇梁音古覓反

名側案撰字呂忱音仕春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撰蓋亦譏刺之意也春秋經書宋楚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昭曷為貶乎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誤也如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翟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已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王成業

疾兵革之寢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

今斬白起於長平寢漸也孫武吳王闔廬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邯人也惡叢巧

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涇水兮幽張儀於鬼谷關東為從關西為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為從親以畔秦會于涇水之上朝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說六國令專秦皆尚誣詐不遵道德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叢武作聚義亦通

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燔猶言願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氏奸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奸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

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燔猶言願替也澄猶清也烈慘也商鞅姓公孫氏奸刑名之學事秦孝公變法令使人什五相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罰行之四年秦人富強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奸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

皆尚法術少仁恩並見史記謂始皇之政虐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

法則兮禍寢淫而弘大謂責也跋扈猶強梁也李斯上蔡人為蔡丞相上書曰今諸生

書百家語者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謂責也跋扈猶強梁也李斯上蔡人為蔡丞相上書曰今諸生

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草華援引也矯正也監訓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

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散亡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饗宴也草華臺名

在兩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草華之臺與椒舉升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龍以為美安人以爲樂不聞其以上木之崇高為美先君莊王為鉅屏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且用

不煩官府人不廢時務今君為此臺國疲焉財摘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

風衰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摘布也眇微也公羊傳曰宋公及楚戰於

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危人於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

說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昆弟四人札最少而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捨之泓音烏萌反

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不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撫仁

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溱其流定是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于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

日

瞻瞻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

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溱其流定是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

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于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

日

瞻瞻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

也鄭僑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溱其流定是嬰齊大夫晏平仲也爾

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于產晏嬰皆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

南北

瞻瞻陰晦貌也詩曰瞻瞻其陰楚詞曰回朕車以復路反行迷之不遠

騶素蚪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

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

騶馬曰騶蚪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騶玉蚪以乘騶今爾雅曰馬高八尺為龍司馬相如曰騶蒼蚪

今六素蚪相佯猶逍遙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楊雄反騶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以為相光不從遂投于梁山窟窟不仕與務光辭相佯事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

真人之美德兮淹躊躇而弗去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為天子乃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與今子

授舜舜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勸不罰而人與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感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款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躊躇也東觀記曰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意耐憊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勒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許聞至言

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于

樹棋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遂洗耳于潁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南許由墓在其南秣謂食馬以粟字

林曰潁水涯也懽音市林反或作堪字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

昭五德之精光

自此以下既反故字乃欲尋覽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遠也維綱猶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為仁義

禮智信也

躍青龍於滄海兮攀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曰

養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秀

之華英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鳳之形在地為四靈東方為青龍西方為白虎南方為朱雀北方為龜蛇參養也金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晦昧所謂幽都也衍既反故字欲鑿巖石為室託高陽之處以養神仙又假言龍虎之嗜在於四面為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楚詞曰採三秀於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靈次下云食五纂前修之夸

節兮矚往昔之光勳披柯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纂繼也前修猶前賢也夸大也

楚詞曰攀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夸節往昔光勳謂衍之先人有功勞於前代去疾子明之類也已今繼往賢之高節所以光矚也綺季四皓之一也前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鬢眉皓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偉冠佩銀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高吾冠之岌岌

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暉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

之岌岌長吾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傷已懷德不用故高冠長佩尊其威儀整斯服飾以異於眾也六暉蓋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捷六枳而為籬兮築洞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胡食拜三官正真御史

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說蕙宇庭除皆樹芬芳卉木喻已立身行道依仁履義猶屈原處江離與薜芷初秋蘭以為佩之類也捷立也根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楠江北為枳枳之為木芳而多刺可以為籬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秦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任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為六蕙香草也杜杜若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攢射干雜薜蕪兮構木蘭與

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紉郁郁而暢美華芳畢其發越兮時恍惚

而莫貴非惜身之培軻兮憐衆美之憔悴攢聚也射干鳥翼也薜蕪似蛇狀而香其根即苦蕒也木蘭樹也香味俱似桂而皮薄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暢通也郁郁香氣也畢盛也發越氣傍射也司馬相如曰焯焯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眾香發越恍惚猶輕忽也楚詞曰然培軻而苗滯上逸曰培軻不遇也衍被積斥沈淪猶草木之漚漚芬芳遇風霜而零落也夷音協韻異美音協韻媚

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

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大宅謂天地抗舉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樂音五孝反

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

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狀也索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誦古今曰散思兮覽聖賢曰自鎮嘉孔丘之

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隱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

而聞處兮守寂寞而存神鎮重也古之聖賢多固窮以守道故覽之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寂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孰親謂傍其邊側也陂音丘義反史記曰陂山通道是也道以寂寞為主神不外營故常存也鎮協韻竹音闕

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

之髮髯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

松之妙節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筒而藏之廟堂之上為此龜者寧死

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傲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庶幾守道與俗不同傲儻猶卓異也凡言觀者非在己之言從容猶在後也衍雖擯斥當年身窮志沮而今聞期于不朽聲芳縣諸日月故曰願觀其從容

顯宗即位又

多短衍曰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

畜媵妾悍急也兒女常自採井曰老竟逐之遂培壙於時衍集載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天地

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上有妻妾雖一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其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端

未安生首尾無罪無辜... 牧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樂紉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為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紉子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換其情眺梁大叫呼若入冥取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妾豹常為奴婢惻惻焦心事慮腸腦誠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痲病之後妾竟春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縑毅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劍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彌復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夫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行以空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社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
金謂印也紫謂殺也揭持也音求謁反

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
金謂印也紫謂殺也揭持也音求謁反

不
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繫於懷

槩猶厲也金武作乘
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
曳猶頓也

修道
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

銘說問交德誥慎情
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

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
衍集

見有二
十八篇
蕭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
衍與宣孟書曰居室之義人之大倫

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
思厚歎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之

長好儒學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玄注彬彬然也

教麗山下
麗音力之反
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玄注彬彬然也

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

至明蕭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是時方平西域呂豹有才謀拜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

奏置戊巳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

稱之復徵入為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

其然乎
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為禮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

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躐然奈何同之哉士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

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

知取訾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

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華嶠之詞夫然後義直所已見屈

於既往守節故已彌阻於來情嗚呼衍為更始舉哀既降執義守直既行之於

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彌阻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識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詭違也言一人之道不相

體兼上才榮微下秩

馮衍列傳第十八下

馮川宅圖章氏圖印

後漢書二十八

申屠剛鮑永郅恽列傳第十九

後漢書二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註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相剛質性

方直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史記曰史鮪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

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

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

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師交通仕官見前書

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已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

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切在反刻猶責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

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迺至腰

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遠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旌幡也

關四門之日禹縣鍾鼓磬鐸置鞀呂待四方之士為幡曰鞀擊鐘告日事者振鐸語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

關四門之

路明四目之義也

孔安國注尚書曰開

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

臣聞成王幼

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

無故無新唯仁之親

無舊無新唯仁是親

動順天地舉措不失

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

言

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

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

夫子

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小始

免繯緜

免繯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

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

被也繯或

作繯也

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

間隙誠所已安宗廟重社稷也

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

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

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

至卑其執不嫌是已人無賢愚

莫不怨姦臣賊子已之為便不諱

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係傳非古

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

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

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

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

龍不加後

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

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

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祭費

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已義

故配天郊祀

三十餘世

自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

霍光秉政輔翼少主

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

凡二十四公魯

霍光秉政輔翼少主

結貴據權至

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

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

傳皆已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

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呂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群輩且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已萬數軍行眾止竊號自立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攻犯京師燔燒縣邑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已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而行擁眾而止無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畏憚於危亡也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

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

尚書大傳曰

極疾聽之不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貪心之不審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

也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

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

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

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

業

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

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

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

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

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

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

未然之符已抑患禍之端上安社

稷下全係傳內和親戚外絕邪

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

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

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

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

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

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

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

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禱人望為國立功可已永年

今文尚書曰立功立

事可已嫌疑之事聖人所絕已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

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

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

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一人為死友欲往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

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

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召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妻伯桃曰蒙子

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已決勝負角哀至

期日陳兵馬詰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歿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

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

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夫未

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已忠言至諫希得為用

誠願反覆愚老之言豈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

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

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已獨

見為明而已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

軍呂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鄭發下屋也廟大廟也國動

軍發眾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

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眾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

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

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呂忠孝顯聞是呂

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微幸此何如哉夫天所

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

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遺子

眾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

出游剛呂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呂頭軻乘輿輪

帝遂為止軻謂呂頭止車輪也王逸注楚詞曰軻止輪木也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呂法理

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迺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剛

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呂成其德帝並

不納呂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呂病去

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為

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已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

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去音丘呂反初為郡功曹莽呂

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

擁護召呂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

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

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迺歎曰我受漢茅土

也勅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煮曰黃土直曰白茅使歸立社也

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與遂駕往永迺拔佩刀截馬當匈迺止當匈已

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韋為之

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

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

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永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皂襜褕路稱絕尚書兵馬俗本或有為上加不若誤也時亦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

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迺

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合璧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

迺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

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

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且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

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

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

懷迺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大喜與永對食賜

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工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

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迺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

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

下項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闕里解見明帝紀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

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

行禮助吾誅無道邪迺會人眾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

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迺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

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

多寇暴永呂吏人瘼傷之後迺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已控御人也說死曰

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馭也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

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

呂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

戚貴重永呂事効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欲喪還大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承効

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欲喪還大夏城門中與

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迺辟扶風

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呂

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

東北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呂獲罪

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

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

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迺

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呂此忤帝意出

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冬下獄永至城臯詔書迎

拜為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呂君惟懼近且其呂永為兗州牧也視事三年

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呂事新主矣恥呂其眾受寵斯可呂

受大寵矣若迺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言善猶豈苟進之悅易呂情

納持正之忤難呂理求乎言語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呂循道居方呂從

義方直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

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迺就謁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

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

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妻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頽泚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

械止宿遂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

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

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

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唯敕

贖今司徒印露布州郡也

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

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

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迺上

作方梁石湫

湫渠也石為之猶今之水門也

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曰殷富十七年

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為郎建初元年大旱穀

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曰消復炎皆對曰臣聞聖人理

國三年有成

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

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

如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

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

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

屬蠲除禁錮與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東觀記曰時司

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曰齊同法令息過人訟也

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

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

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迺修起橫舍

也字又作

備俎豆黼冕行禮秦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

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於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

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迺行

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潛夫論曰周先姑氏封於燕河東有邳都汝南有邳君邳音與古姑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邳音之目反

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

韓詩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畦孟

專門教授見儒林傳

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惲迺仰占玄象歎謂友人

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

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兩宿尾之宿楚之分野漢孔

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荆州故為漢分

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

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遠並素好士王莽曰穎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遠

氏焉遠音錄 憚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曰昌愚者曰亡昔伊尹自鬻

輔商立功全人當自街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為有憚竊不遜敢希

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為

吏憚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

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

師呂望也相傳說也仲父管仲也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呂重任驥亦俛首

裹足而去耳憚呂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遂不受署西

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

月機衡北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合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

成象品顯表紀世圖錄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漢歷久長孔為赤

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為漢家之制漢火德也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

順已成德愚者逆已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象

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上天垂戒謂鎮歲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

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勸取之已天還之已天可謂知命

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滅且堯舜不曰天顯自

與故禪天下堯舜感德天之所顯猶不自與已陛下何貪非天顯已自累也

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

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已大逆猶已憚據經讖難即害之使

黃門近臣脅憚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憚迺曠日詈曰所陳

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迺與同郡鄭敬

南遁蒼梧通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野蒼梧之川建武二年又至

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憚名迺禮請之上為

將兵長史授已軍政憚迺誓眾曰無掩人不備窮人屈辱不得斷

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憚諫

後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武王不曰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

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呂甲子日至膠鬲行天故能獲天地

大兩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更諫之武王曰吾疾行呂救膠鬲之死也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將

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

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已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

所殘暴已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後還

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惲恥已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

禮請已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

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

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

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已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

因而詣縣已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請惲曰為友報讎吏

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已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

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已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已

死明心惲若不出欲自刺已明心也惲得此迺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歎請為功

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

訖歎教曰西都督郵繇延繇姓晉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

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

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變

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罰爵也呂角為之詩已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

小雅曰兕觥其觥音酒思柔觥音古橫反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明府已惡為善股肱已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

拜奉觥斝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斝意少解曰實斝罪也敬奉觥遂受憚迺

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成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舜流共工

羽山四罪而讒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

曰股肱喜哉憚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憚自責不忠故豸虎從政豸虎食獸曰既

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衆顯罪莫重焉請收憚延曰明好惡斝

曰是重吾過也重再遂不讌而罷憚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

憚厚見其言忤斝迺相招去曰子廷爭絲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

其執必還言斝後必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三然道

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憚曰

孟軻曰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孟子對齊宣王

鈞而不足曰舉一羽明足曰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為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曰異曰挾太山

已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彊其

君之所不能為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憚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斝也言斝將曰牛既有其直而不

死職罪也延退而憚又去不可敬迺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

山在縣居數月斝果復召延憚於是迺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

日憚志在從政既迺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呂為人也鳥獸

不可與同群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

若為巢父許由則曰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謂

來歸於松子赤松子也敬曰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今幸

得全軀樹類樹類謂還奉墳墓盡問學道敬汝南人今隱雖不從政施之

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好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

正性命勿勞神呂害生憚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

武連徵不到

謝沈書曰敬開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通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呂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去惡處精學城陂中陰就虞延

並碎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芟為坐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幕門琴書自娛尤武公車徵不行按王莽改新蔡縣為新遷也 憚遂客居江夏教

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

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迺迴從

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繫于游田呂萬人

惟憂繫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繫于游田呂萬人惟攻之共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呂繼晝其如社稷

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

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後令憚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

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憚迺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

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

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怨

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后既廢而太子

意不自安憚迺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

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奪

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春秋之義母呂子貴太子宜因左右

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

竟聽許憚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

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憚甄異之以為首舉後

坐事左轉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憚不推劾故左遷也又免歸

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憚稱仲建憚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對遂殺仲憚故坐免著書

八篇呂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呂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

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迺使部從

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

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
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
京兆尹郡多强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
檢勅莫敢于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曰公
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
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
恣引王莽曰誠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
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
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曰買公田誹謗
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關四門開四聰延
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
之幡解已見上禮記王

制曰命大師陳詩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

爭臣七人以自鑒照

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

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鄧壽坐
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
考劾大不敬臣愚曰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
當誅今壽違眾正議曰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
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曰昌不曰誹謗為罪史記趙良謂商
君曰千人之諾
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
天下曰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曰敢犯嚴威
不避夷滅蠲死瞽言非為壽也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忠臣盡節曰死
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曰傷
塞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曜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
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
減死論徙合浦今廣州縣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迺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
對策鄧暉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當精

當精

當精

當精

申屠剛鮑永鄧暉列傳第十九

後漢書二十九

後漢書二十九

蘇竟楊厚列傳第二十一上

後漢書三十一上

唐章懷太子賢註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曰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

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為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與校

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

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巨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

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隨弟名竟病篤巨兵屬弟詣京

師謝罪拜侍中數月巨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南陽陰

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

兄子則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

憂也走昔呂摩研編削之才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

見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劉歆為王莽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

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

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曰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它心不可于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

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聞君前權時乃仗劍渡河歸漢見前書也

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牙屈節謂臣事也迺後覺

悟棲遲養德爾雅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棲遲偃仰先世數子又何言加

君處陰中士多賢士若巨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

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

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求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

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

本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顛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

祕經為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亦制解見郭傳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

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承堯養其毒一時暗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也

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

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身支節肌肉纏皇天所召養

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踟躕猶徘徊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狼

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說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

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多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

晷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入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

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氏房前書曰舍一次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

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殷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實

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東海為房心宋之分也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

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

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呂至於今

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或乘回藩屏或躑

躑躅帝宮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乘回謂乘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

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鈎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如鈎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于往往錯互指麾妄

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迺者五月甲申天有白

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

都也秦秦豐黎丘名倚彌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畢西方宿也主網羅無道之君故

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漢記於孟津也夫仲夏甲申

為八魁曆法春二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為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

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

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二

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之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

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

之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

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

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

乎詩大雅曰莫莫葛纍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蔓于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圖讖之占眾

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

公之善康叔已不從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景帝之

悅濟北已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以齊不從景帝賢之徒封為淄川王也自更始

呂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

疆梁不能與天爭扁鵲之見桓侯項王之敵漢祖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左傳曰

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干也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

人之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屠羊劫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及國將賞

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茅焦于秦豈求報利秦始皇
國說亦及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於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誅始皇乃迎太后歸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盡忠博愛之誠憤滿不能

已耳又與仲况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况與龔遂降龔字孟公

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涼州丞郭季通書曰

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

於世年七十卒於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

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袞中說文曰綈厚有先祖所傳

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健為周循學

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都老舊傳曰

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益都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

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益都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

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

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迺託疾不言不食

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

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巳亥太白入

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

制問之厚對曰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

國巫音紀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

郎太后特引見問曰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

復習業健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

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曰

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曰

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曰

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曰

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曰

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曰

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曰

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曰

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厄

春秋命曆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効

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年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

宜蠲法改憲之道

謂明也

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

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

蒙引見訪呂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

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

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

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

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大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

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

黨當受禍

陰私也

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造姦廢退

阿母順帝乳母

山陽君宋娥也

後二年中常侍張達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

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闡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

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呂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

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

名錄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

禮曰聘厚

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

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

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為立

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陳壽文學精史春秋饒長常師之

四平不至平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平祭禮

甄曰甄早魏交車前舖等後報爽不諒義味三

各雜昔三千鎰入太操李固獲蕪言之太師示平樂太曰臨前古

不答固辭來與帝指之顯車馬益昂儲案劉黃法蜂對門主上

莫風對則障蔽策計中不疑目車馬益昂儲案劉黃法蜂對門主上

郎顛襄楷列傳第二十下

後漢書三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註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

六日七分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是算謂善天文算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

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之對策奉音扶

爲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是也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

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曰博士徵之宗

恥曰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

顛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

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

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迺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

妖象地見災符所已謹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

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曰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

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曰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

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

咎務消祇悔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

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

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

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

其猶鼓籥曰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

愈出伏見往年呂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有火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

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

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

室白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也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

遷殷去奢即儉帝王紀曰盤庚曰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曰來奢淫不絕乃渡河

盤庚三篇是也毫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敝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魯人為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臣愚曰為諸

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

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士者

地祇陰性澄靜宜曰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呂來陰闇連

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

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

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

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

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辭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

呂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及時節由功賞不

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

作易呂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飛候

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

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為禮為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正月三

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

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二八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

父主一日即三日九日並為三公之日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

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

股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

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

鼎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斗為豆四

易而愈之速曰此消伏災膏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

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

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網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

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

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

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

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顛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

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慙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

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

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

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

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請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

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

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

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

釋更禘之通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滿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早野無生雖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諱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也

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也敏疾今

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

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南方為徵故為火及旱也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

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

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

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為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時天立應以惡大夫為善一時天亦立應以善為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卦從今日至期日也陽即指天子也如是則景雲降集膏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日慶雲季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顯以園陵火災故引

謂災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

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有貌無

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肯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已便巧仕于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已虛事

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已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

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

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日也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已求善贊

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已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正也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

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

歷天門災成戊巳

戊亥之間為天門也

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曰六日七分候

之可知天災皆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

曰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

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

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曰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季

文皇帝綈袍革烏木器無文前書曰季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烏木無刀衣縵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

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曰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祖已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為

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已曰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宋

景曰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歲饑人饑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里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可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

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曰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

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二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

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

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

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為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

曰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

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曰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

容之闕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闕歸傾宮之女曰理人倫曰表賢德故天授曰聖子成

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已違天意故皇祿多天嗣體莫寄詩云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

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

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曰悟陛下蓋善言

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

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

左足入玉井數日迺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勾曲九星三彗維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參

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

亦為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

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曰應

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大官書曰參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為斬

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

秋曰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

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曰鎮撫之

也回易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收為大尉韓詩外傳曰司馬宜

曰五月丙午遣太尉服于戚建井旗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

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曰火勝金轉禍為福也以五月丙午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

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

外司各各考事考劾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

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曰備後災凡諸考案並須

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

曰甲乙見者則謹在中台謹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

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

時考問延火者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曰悟人君可順而不

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

曰甲乙見者則謹在中台謹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

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

陵崩川絕山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植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
東方主春生種五穀之時也而白虹貫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
自司徒居位陰陽

多謬時劉崎為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咨嗟也且

立春呂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王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

兵氣宜黜司徒呂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呂來二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

年今在戌仲十年其當作替謂以三基之法推之也詩汜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

節為也詩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

宋均注云神陽氣居象也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

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困害

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唯獨賢聖之君遭

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

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陛下邁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帝為太子即位時廢為齊陰王

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

而豫防之臣曰為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

三謂黥也劓也左右指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春當劓者笞二百當左右指者笞五百也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

百年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

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

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

究暢臺詔頌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

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已致災或改

舊曰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已實對頌對

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

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仲春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

是遵其行令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

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

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

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豫也公府門

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

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

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私曲

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

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

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仔細圖曰陽起於一大帝為北辰氣成於三百三百四歲

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

百二十歲大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王者隨天警猶曰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

天子衣青衣服蒼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

者之法警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曰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

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

善可已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

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已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已答聖問顛

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

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不

言人怔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剗舟剗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剗木為楫

聘賢選佐將已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群龍喻賢臣也鄭玄注

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已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

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

將行也若順也順否謂臧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皆明之宣王是賴已致雍熙陛下踐祚已來勤心

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曰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

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曰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

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曰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

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聽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賞則皆懷歸

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曰承天下曰為人不用之則逆天

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

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

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健

篤實矜矜慄慄曰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

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

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國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

加優寵賈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曰喪病致命遂志老

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為國

三年迺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

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友

京師曰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

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

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為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宮商為佐秀氣為人天之生固必為

聖漢宜蒙特徵曰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官次昔顏子

十八天下歸仁論語子曰類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樛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

八為阿邑幸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曰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

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

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

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

仁厚之德禮記正月春於東郊還適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人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庶

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

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為霾自立春日來累經旬

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

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

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

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謀何天戒之數見

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機衡之寄也獲斷金之利

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

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

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

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

坤為地震為雷雷在地上故曰雷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先王曰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

豫作樂之象雷者所曰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也故經曰雷曰動之雨以潤之易說王者崇寬大順

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

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効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

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

卦文言之辭也璇璣動大人天子也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

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饑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

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迺

發太皓天也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

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

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尚書洪範記日月

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日重華也重華者謂歲

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及同合太白金也歲星

此曰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石

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

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

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早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

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

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早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

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巳

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各依其方色皆燔

雄雞燒豕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早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

子見禮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

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

也不祥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

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曜比類也時恭陵百丈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

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感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

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

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

也簡少也願陛下早宣德澤曰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

夏之後迺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

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鑪書奏特詔拜郎中辭不就即去歸

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巳亥地震六月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

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二年七月皆略如頡言後

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為游俠與其同里人常

慕頡名德欲與親善頡不顧曰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臨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

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恒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

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曰文象設

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

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

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為端門軌猶依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

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

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為罰

星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

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為掖門太微南四星為執法切謂迫近也歲為木精好生惡殺

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

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

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元年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柏傷

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

人聲正誼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巨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霽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

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瓚字文理平原人

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質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藏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請廷尉以質宗室不忍致之於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法網增與功普岑旺捕于而陛下受關豎之譖乃禁付宛獄答殺之桓帝徵瑨請廷尉下獄死瑨音質增音晉

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瓚等帝不納

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殺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臣來頻行誅伐梁寇孫

鄧並見族滅梁寇寇孫壽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

當諱杜眾乞死諒臣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曾無赦

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

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已

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雅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

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結

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

子史記曰大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解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丹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今宮女數

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已廣蠱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蠱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注云蠱斯蛇蝎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如忌惟蛇蝎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曰喻焉祚福也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

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表山松書曰長可百餘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

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曰為符瑞大

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或聞河內龍死諱曰為

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壁曰

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言一牘致瀉池君子之威陽

過瀉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叩樹當有應者曰書與之鄭客始王逃之死於沙丘

史記曰始王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訛

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

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

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年

隕石於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曾宋公於孟於是楚執宋公曰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隕星下東郡至地為石人或刻其

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傍舍誅之因燔其石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恒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

陵相近也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呂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

自壞者也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臣呂為河者諸侯位也季經授神契曰五

也諸侯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

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

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曰為異也公羊傳曰西狩

異也何曰異麟非中國獸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言神書不合明聽于姓吉名也神書

也其經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

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紉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臣

雖至賤誠願賜清間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

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

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寃結忠臣被戮德星

所召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寃獄為劉瓚

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

星鬪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

者宮崇所獻神書專曰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

六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亂不興太平經典帝王篇曰真人

致人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

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為

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

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

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

地也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

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為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

到或有不生子者及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

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

存冲季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

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

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方舉千鈞宋萬宋人殺馮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雖曰以任鄙

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妲己蘇人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以爲妻常與沈湎於酒事見列女傳葉公好

龍真龍游廷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于高好畫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走五色無主

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真龍也事見新序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

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

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今迺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

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也但聲轉耳並謂佛也解見楚王英傳也此道清

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

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

浮屠不二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

天神遺言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眇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其佛佛曰此是革

囊盛衆穢耳其守一如此迺能成道今陛下媵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

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楷曰

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宦者石顯

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後稍見任至於順

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

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宦者之官

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闔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

世顧應左右執戟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澤喻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季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

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表蓋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推下趙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楷不正辭理指陳要

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謂上于吉神書也造合私意

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

後漢書卷之六十五

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

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

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

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縹也以朱為介道首縹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日合手吾之道迺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

有心赤者太陽天上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

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詞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人見策母請之

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帛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其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于市其言曰陰陽

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

為災今天乘象為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史應氣而往來也人眾得之謂神咒也咒百中百十中十其咒有可使神為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迺收臧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

即位曰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

至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曰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而張衡亦云天文

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

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旨有補於時後人所當

取鑒者也然而其救好巫故君子不曰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甯殺梁傳曰左氏豔而富

其故也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頻微不至蘇竟飛書清我舊陰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

襄郎災戒寔由政淫使領撫

書今數納忠諫卒建武四

陽太守漁陽先

良博遠

良博遠

良博遠

良博遠

良博遠

良博遠

良博遠

襄陽災妖異由如致

贊曰中外肅然車馬無不種黃紙書

巫也

巫望昔也然而其妙法巫姑昏于不自專心誦前漢書

詠吉凶禍福得之若弄亦明此蓋道術也自前漢外制外入河當

巫幾創也古則今也宜急也浪道棄昔論也則察參諸人津師

言三古人自云善言天者必自勉其人前漢書而張衡亦云天文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書三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註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前書云解字分伯河武帝時已任

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

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王莽改太守為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

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右姓猶高姓也各擁眾保營莫肯先附更始

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

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

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巨彭寵之敗離猶遭也民多猶惡寇賊

充斥杜預注左傳曰伋到示曰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

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

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群起九年徵拜

穎川太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

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莊子曰里澤及三族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

鬪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友襄

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謂擅放降賊也

帝美其策不巳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

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曰盧芳

據北土迺調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

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

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

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

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必擇凡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

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曹謂曹曹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

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

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迺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為大司空帝

曰并部尚有盧芳之儆儆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

知盧芳夙賊也夙舊也難卒巨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巨結寇心芳將隋

昱遂謀脅芳降伋芳迺亡入匈奴伋巨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

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巨充其家伋輒散與宗

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登詩字君公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

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

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巨狀

聞世祖召見賜巨祭戟漢雜事曰漢制假祭戟以伐斧鉞崔豹古今注曰祭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

亦曰祭戰王公以下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聞

賊規欲北度迺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趨擊斬異等

賊遂翦滅拜成臯令成臯縣屬今洛州汜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

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

清平已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排音浦拜反治

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棄古字通用也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

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為人興利

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曰無勞不

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迺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

偃兵修文群臣反旅及旅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

未警聖德威侮二垂警猶曉也二垂謂二國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

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縻弓也縻音高詩曰載縻弓矢也夫勤而不

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

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已

為師克在和不在眾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煩泄用之泄猶雜也

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

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

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厲軍壁厲勉也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復寬也音

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已下咸

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巨勸也陛下誠宜虛歎數郡已俟

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

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

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臣

吏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書曰如有一介臣也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

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
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
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
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
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
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臣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
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臣虎符其
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臣明著國命斂持威重
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
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臣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臣為
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臣絕姦端昔
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臣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

不顯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遣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

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且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

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

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
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
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

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

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也遭

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

奮著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

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市朝時而市百

賈為主夕時而市販大敗婦為主
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

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

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

甘菜茹

廣雅曰
茹食也

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

所笑或曰為身處脂膏不能曰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

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曰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

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

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曰上追送數百里奮

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

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遁執其妻子欲曰為質奮年已

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

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群氏所信向奮遁率厲

鍾留等令夏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遁推奮妻子曰置軍

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

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

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

之若仇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曰奇經明當仕上病去

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

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說猶合之疏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

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

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欵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

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

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

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迺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
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
毫無私秋毫者猶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
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
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巨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
之郡界已靜迺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巨致殷富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
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巨惠下威能討姦前
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
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為魚復長魚復
屬巴郡故城在今夔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巨廉氏豪宗自

苦陘徙焉

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

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

祖父衰成哀間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于莽改益州為

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迺重

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

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

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

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見儒林傳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

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謁請也融為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

譴難解欲巨權相濟迺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

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

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

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迺謂曰卿何似我故功

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替亂邪鄭玄注禮記曰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

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迺去後辟公

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謀反也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

曰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

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

曰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

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

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貫殺也

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人塞烽火日

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

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

火管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狀其二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

驚待旦將退范迺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蓐中斬首數百級虜

自相麟藉死者千餘人麟輓也藉相蹈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頗歷武威

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

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曰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

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巨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

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

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作協韻音則護反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

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巨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

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

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

所歸迺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

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曰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
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曰此為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
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
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巨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
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巨信意而感物矣信音若夫高祖之召樂布

樂布梁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使于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放詔有收視
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及邪布曰今漢一徵兵
于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為反則人
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也明帝之引廉范加怒巨發其志就戮更延

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戶之開
闔必由
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然高帝明
帝初怒樂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字敬伯廣漢郫人也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
為茂才也遷穀城令治有
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
在今齊州東阿縣東永初中西羌寇巴蜀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

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
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請即
肅縣也故城在
今房
清水縣西也刺史張喬表

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
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巨死

守之阿曲
也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
誅堂巨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

議郎續漢志曰議郎
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
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

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
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効焉自是委誠求

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巨求
屬不行竝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

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
瓦棺巨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巨為蜀郡太守有
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軍前書曰建

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持執也執

謂品藻其臧否士友咸憚之至迺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

之三輔號為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

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

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

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

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迺請太守為設酒肴陳

平王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

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

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巨折折權豪忤旨

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

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與中常侍

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

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

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

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父因刑其尸巨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

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

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仇鞭平王之尸解見索隱傳迺藏母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

池山東西懸絕壁立遂變名姓盡巨家財募劔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克會

白刃故藏於其中也

高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厓在寺北垣下

說文云厓芻稟藏音工外反垣牆也

不韋與親從

兄弟潛入厓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高之寢室出其牀下值高在厓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高大驚懼迺布棘於室曰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劔戟隨身壯士白衛不韋知高有備迺日夜飛馳竟到魏郡掘其父冢斷取阜頭曰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高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迺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負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曰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仇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曰毒生者毒苦也使高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曰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負不曰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高素善後奐頗有隙及熲為司隸曰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迺追咎不韋前報高事曰為高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迺先曰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曰是衰破又段熲為楊球所誅天下曰為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典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曰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也原免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迺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迺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迺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竝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賊既

清平迺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

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

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迺出前所懸者曰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

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稠鹽

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稠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祗音丁奚反稠音丁勞反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曰

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召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

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騶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禮

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緼故絮也曰臣之所資

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曰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

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

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巨府

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鄆城人也

鄆城今博州縣

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有政理

迹舊交耻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瑋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

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鶯翡翠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瑋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

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

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

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

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

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

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

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曰安巷路為

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

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

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

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

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臣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

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瘿陶長濟陰董昭觀津

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

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績在獨行傳父襲有志操連徵不

至康少仕郡曰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

高成縣屬渤海郡也縣

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臣備不虞不得行來

行來猶往來也長吏新

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曰恩信為治寇盜亦

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

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

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

徭輕賦已寧天下除煩就約已崇簡易易曰乾 呂易知坤 呂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

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

已從苟欲勞苦割割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

化而卒被詔書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

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

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螽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

不肯盡力于公田起履踐家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螽螽子也公羊傳冬

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已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豈有聚奪民

物已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傳

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救從善

已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譖康援引亡國已譬聖明大

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

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

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

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季廉計吏奉

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

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已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已

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

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

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饑厄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

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

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續字公紀 吳志有傳

贊曰及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

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得朋 范遷蜀郡太守堂任良肱謂委任功曹陳蕃主一蘇

百姓使之獨在 蘇故曰得朋也

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朝棚兵車也音彭

音勝反

後漢書二十一
西川出鳳閣
後漢書二十一
氏書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註

後漢書三十二

樊宏字靡鄉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

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

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

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歲倍至迺開廣

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酈元水經注曰

為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陂又池

曰陂注在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日歲月

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

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曰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

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

聞者皆慙爭往償之債音側 界反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

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

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警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

欲殺其妻子長吏呂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

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

始立欲呂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

親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

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

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

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

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 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亦出其國也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也此地也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

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

諡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

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

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

迺起帝聞之常勅駟騎臨朝迺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

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深其化未嘗

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

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

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

一無所用呂為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季子之心使與

夫人同墳異臧帝善其令呂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

曰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曰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曰恭侯
贈曰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
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
弟七人合錢五十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
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

曰楚王問莊若迺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曰用天
道實廩曰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取諸理化則亦可曰施於政也與夫愛

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
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

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饘糜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
氏春秋嚴彭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曰儵外戚爭

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
收捕儵曰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永平元年拜

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曰讖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
琅邪承宮竝海內大儒儵皆曰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

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
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曰順時氣顯宗竝從之二年曰壽張國益

東平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曰至親悼傷之
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

帝怒曰諸卿曰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公羊傳之文也將者是曰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
將為弑逆之事也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祭蔡叔夫豈不愛二室故也杜預注曰蔡放也
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錫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友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

兄君臣之義也上蔡音陸

臣等曰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

陛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請也帝歎息良久儵益曰此知名其後弟

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竝

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已

配王男可已尚主宏為特進但曰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

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賵甚厚諡曰哀侯帝遣

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

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於人曰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

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飴醪醇酒汁洋相將也每輒擾人吏曰為利儵竝

欲奏罷之疾病未得上音歸具曰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部竝

令從之長子汜嗣曰次子彬梵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

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

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見和帝紀也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

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

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

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為三

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

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淮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

行修儒術曰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

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

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迺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已不

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夜夜為善者舜之徒也成王賢主崇明師傳

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郡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

誅戰不違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

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

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

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也又多徵名儒曰充禮官如沛國趙牟

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期也或豐衣博帶從

見宗廟其餘巨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

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衍衍和樂貌也詳覽

群言響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

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

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濕

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曰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

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

習談談之辭談談謂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欺亦說也銳錐

刀之鋒斷刑碎之重德陋俗薄曰致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謗政鑄刑書

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

化流景武之間臣愚曰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

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曰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

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

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

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

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

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為太太猶甚也春秋穀

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羣

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

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

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

林池鑿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

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器物鑿者於池苑中以竹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

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徵發也省減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

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

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遣使持節慰安尤

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

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先零羌阻隴道大為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

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

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首於既願曰臣言下公卿

平議太后從之悉曰公田賦與貧人節擢準與議郎呂倉竝守光

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稟食稟給慰安生業流人

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遮流迸家戶且盡準課

督農桑廣施方略暮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

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已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

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曰塢威名大行視事三

年已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

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

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

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

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適曰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

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清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二年更始封識

南陽郡也

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
識識隨貴人至呂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呂征伐軍功增封
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
可曰示天下帝甚美之呂為開都尉鎮函谷遷侍中呂母憂辭歸
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鹿者誤及顯宗立為皇太子呂識守執
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呂禁兵入雖極
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曰勅戒貴戚
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悺等多至公
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為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呂本官印
綬諡曰貞侯子躬嗣躬卒于璜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
永寧元年鄧太后呂璜弟淑紹封淑卒于鮪嗣躬弟子綱女為和
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

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奮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
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
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
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呂為華
而少實但私之呂財終不為言是呂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救
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
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今天下缺
望誠為盈溢缺音羌志及前書音義曰缺猶莫也一音决猶望之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
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喜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
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龍居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夫

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眇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

眩疾甚後呂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北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

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會疾瘳召見興欲臣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

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

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

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呂政事及群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

已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竝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

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呂謹

勅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

衛尉關內侯興與興領禁兵從平天下當呂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

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

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

子孫宜加優異其呂汝南之銅陽封興子慶為銅陽侯銅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

在銅水之陽也音紂慶弟博為潁強侯潁強縣屬汝南郡在潁水之北博弟員丹竝為郎慶推田宅

財物悉與員丹帝呂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

年與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諡興曰翼侯

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

新陽侯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眾譽

顯宗即位呂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光武女也公主驕妒

豐亦狷急狷疾也音絹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

呂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

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五雜

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

行書曰竈神名謂字子郭衣黃衣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曰

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

方常言我子孫必將疆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曰臘日記

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

紫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且應劭漢官儀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後漢書二十二

後漢書二十二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詳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

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迺拜浮為大將軍幽州

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

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曰為

從事岑後為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迺多發諸郡倉穀

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曰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

官屬曰損軍實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墮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自取也頗有

不平因曰峻文詆之峻嚴切也詆誣也寵亦很强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

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

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曰書質責之質正也曰益

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呂不知足而

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

封伐京京叛太叔伯通呂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有佐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

段段出奔共也伯通呂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有佐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

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

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呂大郡任呂威武光武賜寵號大將軍事

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以屋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

盾田干首山舍于鬻祭見靈輒餓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百靈豈有身帶三綬職典

大邦寵為漁陽太守建忠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

眉目舉措建功何呂為容坐臥念之何呂為心引鏡窺影何施

即賜臬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說文云不彘鳥也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

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

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耿況字也況為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挹擯也而伯通自伐呂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

之行至阿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呂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

遼東豕也今迺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

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呂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呂塞孟津多見

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

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寵無應徵又與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

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呂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

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攻浮

益也

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已

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已

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迺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已

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

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疆而發忿公子已言

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

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晉鄆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

已為陛下必棄捐它事已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

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

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黠布等也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

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已傳後哉今秋稼

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

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

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

歸降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

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

浮迺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迺下

馬刺殺其妻僅已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

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已浮代賈復為執

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竝自敗帝已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

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

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

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

光垂示王者千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也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

鴻範別災異之文

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陳政
道陰陽之法災異即咎徵之類也

皆宣明天道

徵來事者也

徵驗也

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

有寬也

使得蘇息

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

明哉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
之別於目清濁之形於耳也

然已堯舜之盛猶加三考

考謂考其功最也尚
書舜典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
幽明也

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

氏姓

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
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黜陟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史之後

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已為天地之功不

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聞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

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

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已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

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已希虛譽斯皆

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天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

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

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兄論語

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

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

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

之吏

刺舉即
州牧也

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

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

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已和平而災異尤見者而豈

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

卽位已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

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已使者為腹心而使

者已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

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
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

目謂令采察也
平謂平決也

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己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

張空虚巨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
盛衰貽後王也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重猶愛惜也吏安則人自靜傳曰

五年再閏天道迺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
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為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

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
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月五年即得再閏夫曰天地之靈猶五載曰成

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

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曰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迺上書

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

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
賢義亦同比日車駕親

臨觀饗將曰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
變時雍乃勉勸也尋博士之

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

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曰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
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

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
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
屬不與妖惡文通王侯賞賜行應
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係舉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

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曰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

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

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

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
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與音
預故

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

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曰浮陵轢同列每銜之陵轢猶
欺蔑也惜其功

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正據也
書曰明清于單辭顯宗大怒

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尚優游

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優游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
凶族今不堯者舜為堯臣而流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

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殛誅也音
紀力反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

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
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

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
如子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
賓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
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
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
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三謂動容貌正顏色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邊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而光

武明帝躬好吏事亦曰課覈三公課其殿殿覈其得失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

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

乎賈誼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黜削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朱浮議諷

苛察欲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光武帝明察煩刻故引之焉得長者之

言哉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仰見上問君何以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萊馮城因曰氏焉

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萊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秦滅魏遷於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

方潰畔魴迺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壘曰待所歸待真注也是時湖陽大姓

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

亡歸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

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曰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

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曰為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

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

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

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

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南宮也拜虞令虞縣屬秦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今宋州虞

城縣也為政敢殺伐曰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

起郊賊延褒等眾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遁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鬪處知魴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鬻剔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剔字音他計反謂剔去髮也負鈇鑽說文曰鈇判刀也鑽棋也音質將其眾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已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已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已高第入代趙熹為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為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上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

陰嵩為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

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勅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復道上領南宮吏士

給牀席子孫得到魴所建初三年已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更詔魴朝賀

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

主少為侍中已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

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

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駿

犀具劔佩刀以班犀飾劔也紫艾綬艾即蓋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以飾帶也拜子世為黃

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

詔已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即諭反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

祿勳遂代楊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意立少孫濟北惠王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東

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已阿黨閭顯江京等策

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珖珖音光和帝

時詔封楊邑侯亦曰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陽郡俗本為縉者誤也延初生其上

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占者曰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

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也扛音江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莽貴

人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賓客放從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曰此見怨故位不

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

胄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

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同縣

人王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

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

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

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富姓宗名宗姓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

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之貧也奚衣之惡也季文子

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下衣帛馬不食粟曰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

居有頃宗果曰後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

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

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為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

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於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特延為

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

葉皆諳其數株根也葉伐木更生也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

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

下見引咎曰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迺制詔曰呂陳留

督郵虞延故貫御史罪也貫放也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

也

刀還郡於是聲名

二十三年司徒王况碎焉

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

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時元正朝

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黄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

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

輒加笞二百笞種也音彭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迺訴帝譖延多所冤

枉帝迺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

居西成迺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

熏燒齊景公問晏子曰哩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

成大呼稱枉陛戟郎吕戟刺延叱使置之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

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

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

吕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目之顧左右

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吕衍雖有容儀而無實

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迺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

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啟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

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括

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吕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

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

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吕楚謀告延延吕英藩戚至親不然

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即功曹從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

續漢志吕弘交通楚王而止竝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

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延從曾孫放字

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

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吕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

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已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

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曰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都

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二

也弘少為鄉嗇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績哥之召署督郵舉孝

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見續漢志見而深

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疏引貶疏書貶被

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

及皆改變名姓已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鉄鎖詣闕上章為貶訟罪

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貶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

為賜令賜今兖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還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

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縣賦

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

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已為故事出為平原相徵拜

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

治東治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

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至今遂為常路今謂范在職二

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

殷積說文曰帑金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已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

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

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以雲母屏風

也由此呂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
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竝不宜處位書奏吏
與光故舊因呂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
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
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
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呂還鄉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

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

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

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杜詩傳舉止進退其可輕乎

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迺止及憲被誅公

卿已下多呂交關得罪太守幸免呂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官

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常其冬代尹

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言初

和帝崩鄧太后呂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

養為己子故立之呂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群臣呂勝疾非痼意

咸歸之太后呂前既不立恐後為怨迺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

是為安帝章呂眾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

及鄭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遠遠之國也而立平

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權也者反常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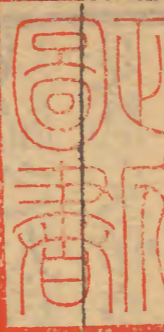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

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為太子乃書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德之萬夫之望

詩云願願昂昂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壘地有既安之執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

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三下議卽斗符必能叨天
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
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
人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歟孟子答以此言於戲方
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帑虜也延感歸囚鄭竇怨偶代相
爲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而謀大力
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朱馬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魏川宅鳳蘭
氏圖印南出

後漢書二十三

